

山水濟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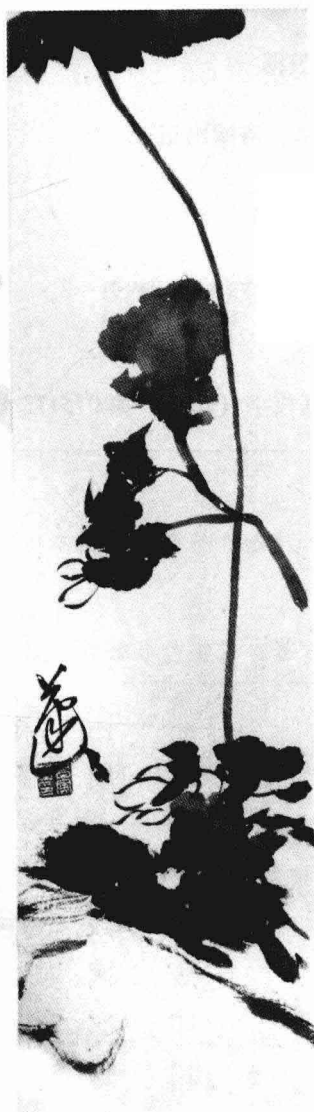
■ 簡墨一著

● 濟南出版社

十年七月十五日寫



山水济南



简墨／著

② 济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山水济南/简墨著. —济南: 济南出版社,

2012. 5

ISBN 978 - 7 - 5488 - 0387 - 4

I. ①山… II. ①简… III. ①济南市—概况

IV. ①K925. 2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75173 号

山水济南 简 墨/著

封面题字/于明诠

封面绘画/曹寅蓬

责任编辑/戴梅海

装帧设计/戴梅海

出版发行 济南出版社

地 址 济南市二环南路 1 号

邮 编 250002

网 址 www.jnpub.com

电 话 0531 - 86131726

传 真 0531 - 86131709

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

开 本 720 × 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23. 25

字 数 310 千

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33. 00 元

发行电话 0531 - 86131730

86131731

86116641

传 真 0531 - 86922073

(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)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

自序

这本书，请出了这片山水里最优秀的代表代言，旨在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济南。

一年多来，我像一个登山者和寻访者，四处奔走，笔记做了几大本，照片拍了上千张。晒红了，又晒黑了，脸粗糙了，有时脚也长起泡。就这样，我去往深处，看遍了她的每个角落，和每个角落腻在一起，一腻就是五天七天，一去就是三次四次，为了看一棵树去某地，一呆就是半个月的事也不是没干过。因为要获得她的赠予，那赠予还要遍染她的气息，非如此不能如愿。也并不觉得苦，我为她的美好所迷醉。而要与美好相遇，过程的艰辛哪能俭省半点？

我高兴地看到，虽然像任何地方一样，她也有这样那样的不好，但不得不承认，她至今仍具备堪称清丽的面容、温柔敦厚的气质，以及周身散发出来的淡淡香氛。她是我的济南，一座可以慢慢品咂而回甘不尽的城市。

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品咂自己的城市了，有时还会误解了她。这对她、对我们，都不公平。是什么，阻断了我们与她的心理连接？一定要这样吗？



没有山水胜迹的城市是缺乏灵气的城市，没有人文积累的城市是缺失底气的城市。而我们的济南，她有山有水，有风有化，百姓天性纯良，多名士。我的祖父在这里奋斗了一辈子，父亲在这里出生，本人在外地辗转迁移，由于种种原因，最后又回到了镌刻着家族记忆的起点，说起来，也是一份不浅的缘分吧。在这里，我的爱情萌芽、开花，同时结下许多忠诚、高贵的朋友。当然，济南也保留着某些写作成长的节点，是我个人的珍贵记忆。

因此，这座城市几乎成了我的一部分，它藏在我的身体里；或者说，我早已是它的一滴血，一丝骨肉，无法剥离，她病我就病，她健康光洁我就健康光洁。有时我将它也误认为自己的家人或朋友。我们彼此吐纳，相互示好，约好不分离。

时间太快了，转身际，就白花结了红果，无数生死。在这个到处走、忽而心痛的过程中，我看到，有些事物新生，并持续生长（比如2003年，趵突泉的复涌；2010年，七十二名泉的全部复涌；2010年，湖泊、河流的全部变清），带给我们幸福和力量；有些事物正在或已经变成我们记忆的一部分，带给我们遗憾和怅惘。

比如，本书第三部分细写的老街巷，大半个芙蓉街街区和半条鞭指巷——差不多，这是济南老城仅剩的老街巷了——一些温柔的皱纹，一些断句和残章，然而无不光华万丈。如今的年轻人走在离它们不远、繁华的泉城路上，穿着牛仔裤，耳机塞住耳朵，嚼着吃不尽的好吃物，说的都是网上流行语。就这样，他们与济南老城擦肩而过了，与古文化擦肩而过了。而擦肩而过的事物，持重倔强的事物，被轻视和忽视的事物，消失的事物，恰恰是幸福和力量的一部分。

好在，还有水，还有山，还有草木，生根在土壤中，长得很慢，不可拆分，也难以挪移。那些大自然的杰作，还总体无损地存在在这里，带着上苍的信息，广阔而持久，为大地增益安详，同人类做着伴侣。在生活的混乱浮



躁中，给我们鼓励的，正是它们。

人类属于大地，大地却不属于人类；只要人类存在，它们就会存在。事实上，即便人类消亡了，它们注定也会存在下去。就算像孝感泉一样，被国外入驻的大卖场镇在脚底下，也保不齐有一天，她的儿子长大来劈山救母，写就另一段传奇。

简墨

2012年1月22日记于济南



目 录

自 序 / 1

第一章 水 / 1

趵突泉 / 3

大明湖 / 7

五龙潭 / 12

百脉泉 / 17

墨 泉 / 21

漱玉泉 / 25

双忠泉 / 29

珍珠泉 / 34

濯缨泉 / 39

腾蛟泉 / 43

刘氏泉 / 47

芙蓉泉 / 50

黑虎泉 / 56

洪范池 / 65



- 日月泉 / 71
双流泉 / 79
新大明湖一角 / 84
护城河 / 91
我的小清河 / 95
在济南看黄河 / 99

第二章 山 / 103

- 千佛山 / 105
佛慧山 / 112
华 山 / 123
匡 山 / 133
标 山 / 139
药 山 / 145
鹊 山 / 151
翠屏山 / 158
凤凰岭 / 166
青铜山 / 171

第三章 老街巷 / 179

- 一条河的曲水亭街 / 181
有意思的西更道街 / 186
明星范儿的马市街 / 190
温柔似水起凤桥街 / 194
最短不过西辕门街 / 199
最窄不过翔凤巷 / 202
女子们的金菊巷 / 205



过渡段轱辘把子街 / 209

萧瑟秋风的后宰门街 / 213

理想主义者的鞭指巷 / 219

第四章 济南的温柔时光 / 227

济南的干净 / 229

济南之春 / 237

济南之夏 / 241

济南之秋 / 245

济南之冬 / 249

泉城柳 / 253

细节温柔（二则） / 259

报 摊 / 266

在晨光茶社听相声 / 269

济南女人 / 272

我的榴花 / 279

泉城公园一瞥 / 285

去中山公园 / 289

济南的时尚 / 305

济南人共同的名字——纯真年代（五则） / 309

老粗布 / 321

附：济南市名泉名录 / 326

题外话 / 350

从此，不再失去（代后记） / 353



水



趵突泉

都说趵突泉是济南最好看的泉——还都说趵突泉是天下最好看的泉。暖，都说的话一般是对的。

光好看还不算什么，关键是质优，达到了一级饮用水标准，是泡茶的上佳之选，也是乐趣丛生的宝物。父亲讲，很久以前，趵突泉附近的花墙子街、大板桥、小板桥、算子巷，以及自己儿时住过的剪子巷，居民吃水无不直接取自趵突泉水，洗衣沐浴浇花洒扫等更不用说，小蟹小鱼常爬出墙缝，用泉水种出的白莲藕甜得脆得没有一丝渣，而走着路，掀开一块脚下的青石板，水就会橡皮筋似的弹跳着，一管一管滋出来，挂上道道小瀑布。

乾隆皇帝可谓趵突泉的第一知己了——据说当年康熙、乾隆祖孙俩三临、两临的，都曾多次在这里临水静坐，领略趵突泉风韵，而第一次下江南时，品尝到趵突泉水后，乾隆更是将携饮的一船玉泉水全部换成了趵突泉水！一路喝到江南水乡的扬州、苏州、杭州，也不肯丢手。回京后，还对趵突泉恋恋不忘，封“天下第一泉”，精心写了条幅，送达济南，勒刻以彰显天下——是想念吧？过了不知多少日子，再见玉泉时，他仍想念起远在北京



之南的趵突泉，于是赐名“玉泉趵突”……有一丝“此泉不是彼泉”的遗憾意味在，也有一丝“且将此当做彼”的自我安慰。可惜那时没有飞机，否则他老人家一定两地来去三百遭了——唔，还幸好没谁发明乾坤大挪移，否则“济南趵突泉”一定早成了“北京趵突泉”啦。

不知道，他在它身边第一次坐下来的当儿，是不是认出了自己的前世？它在他眼里，是否有最美的、别人不能看到的现身？否则，一个人怎么会对一个泉那么痴迷？……就冲他和趵突泉的缘分，我们济南人也该和扬州人口头常说“我们隋炀帝”一样，说“我们乾隆帝”了。呵呵，那个叫法还真是可爱。如你所知，人和人一对一的交往，轻谈慢语里微妙的暗流相合、贯通，其实是相当私人的感受，无法为第三者所知，这种感受带来的直觉，往往可以决定交往能否持续，及持续多久。人和泉的交往也无非如此。

一个爱天下美物、自诩风流的盛世君王，他的眼见口尝应该不少了，可是，趵突泉拴住了他的心。这当然不是出于偶然。国内有泉的地方够多，月牙泉所在的敦煌，惠泉所在的无锡，虎跑泉所在的杭州，蝴蝶泉所在的大理，还有玉泉所在的北京，等等，可是，只有趵突泉所在的济南被称为了“泉城”。这当然也不是出于偶然——像一位才冠古今的艺术大师，他（她）一定质优而多产一样，济南的泉非但富营养，有益身体，数量也是其他城市不可比拟的——在这一点上，几乎国际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无法与济南相提并论。泉出没在济南的大街小巷市区乡村……到处都是！即便世界上没有自来水一说，这里的人们也不会感到一点生活的不便——泉水自来。

而所谓七十二名泉，实在只是一个笼统和简易的说法，如同中国文化里常以“九”代表最多似的，“七十二”在这里的作用不过是个形容词，意谓“最多”，“独步天下”。实际上，仅2003~2004年对泉的一次普查，就得出了济南辖区内七百三十三处泉的结果，2011年，又在一眼一眼地找、算，还没找完算完，已经有了八百多处——这不是最终的定数，因为这块土地上，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出现新的泉。传说旧时在丰水期，人们闭着眼用木棍



杵杵地，就能捅出一个泉子，你说神奇不神奇？而就在这具有代表性的七十二名泉（无论旧的、还是新的七十二名泉）中，又一直推举“趵突为上”，这当然更不是出于偶然。趵突泉太出色，出色得都有点出格了，叫人没法忽略或轻视。

在山间或平原上，大多数事物已经改变——时间如水流过，它们像水壶里的水，老了，旧了，起了一层碱，可在这里，依然生长着过去年代的泉。我们的趵突泉，像个美好节日，一辈一辈传下来，仍花好月圆人团聚，一样儿都不缺；又像幅被精心照管的油画，时光没能剥落她一厘米的新鲜——从有《春秋》记载、鲁桓公与齐襄公在“泺”相会以来，近三千年过去了，趵突泉依然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面目——清，凉，甜，生动，快意，蓬勃，将自己呈现给这个世界。

你看，有过夏日里几场豪雨埋下的伏笔，她的喷涌更添了一层润色：如你所知，大凡水，江河湖海，以及绝大多数的泉，都是或浩浩汤汤，或涓涓细细，莫不顺势而转，甘居下流，正所谓温柔似水。可我们亲爱的趵突泉，她偏不！她喷得简直天地变色！带着飞蛾扑火的牺牲愿望，凤凰涅槃的重生渴求……她把这样的泼命一喷，当做了一场淋漓尽致的抒情，抑或一场淋漓尽致的爱情。趵突泉充满血气的喷涌，如同真心的笑，或者哭泣，都是叫人过眼难忘的。

光说她活泼、纯洁、浪漫、是性情中泉，这可不是她全部的好，更主要的，我们的趵突泉，她让水也有了直立行走的力量——你难道不认为，那样热烈、决绝的喷涌，是水不认命的行走？当万物合眼，静静地睡去，只有她，少女趵突，揣着滚烫的心脏，以及去到远方的念想，倔强不屈，把一次次的喷涌，都变成了一次次的孤旅——她凌空而去，像只神奇的大鸟，无比热爱飞翔，一心只想向上向上，翅膀上闪着阳光月光的金银颗粒，将虚空撞出漩涡……而就算再困倦疲劳，也会忍着，不抱怨不责难，不从天上落下来，一刻也不。想来如果提出，代替她喷一会儿，让她休息一下，她也不会



答应。看着她，我们会想起希腊神话里的那个英雄西西弗斯——他甚至一度绑架了死神，使世间没有了死亡，而被大神惩罚后，日复一日，向山上推着巨石，在咒语的作用下，推上，滚落，周而复始，磨折摧残，却从没气馁松劲，如此度过了一生。

就这样，趵突泉将神意搬进人间，沉闷成死水的时间愣是生生被她捏出一个响儿，哪怕最黑的夜晚，万物都睡下，她也走在大路的中央，不停下脚步，执意擦亮满天星子……唉，这样的一个泉，一个会行走的泉，一个王、英雄和少女，难道不值得驻足，为她停留片刻，欣赏，或者致敬么？

所以，那些个人，那些黑眼、蓝眼，从近的、远的不同地方聚集来的人，那些端“长枪短炮”、携妻儿老小、围了一圈儿观看、眯起眼睛拍照、赞美或沉默的人，你走了，我来了，都只因为世间独有的这一汪水。可不可说，也正因为有这一汪水，泉城才不枉了叫个“泉城”？



大明湖

如果说千佛山是济南一抹窄窄的腰身，趵突泉、黑虎泉、珍珠泉是济南的环佩叮当，那么，大明湖则是她舞蹈间甩出的半截水袖了——仔细听，还简直是她的一把歌喉，余音绕梁呢。

大明湖为许多泉汇流而成，出小清河入渤海，湖名见诸文字已有一千四百多年。早在北魏年间，酈道元所著《水经注·济水注》中便有记载：“泺水北流为大明湖，西即大明寺，寺东、北两面则湖。”那时的大明湖南至濯缨湖，北至鹊山、华山，也就是说，现在的大明湖、五龙潭和北园一带，原先是相连的一个大湖，湖阔数十里，平吞济泺。那种景象像巨大的梦境，想一想都有新鲜的风从中吹出来，扫尽心上尘埃。而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的曾巩又有诗句：“问吾何处避炎蒸，十顷西湖照眼明”，可知当时大明湖已是消暑胜地了。

旧时的湖边人家主要靠水上耕种和小生意过活。人们在湖面上种藕、养鱼、放鸭，同时载客荡舟而游，常常吃住在船上。父亲告诉我，那时祖父做炭行生意，常请外地客人游湖，就在大明湖的画舫上，中有精致桌椅，摆放



时鲜的果品点心。荷花红白，占了半个湖面，开得风也甜，水也甜。有时会买荷花，插了瓶供，细细欣赏，吟诗作对狂飞盏，宾主尽欢……好像整个华北平原也能如此这般——一条船“刺啦”开条水路，一路划过去！真是又风雅又剽悍，羡煞人。

说到卖荷花，也是往日明湖一景呢：男人皮鞋式样的小船，仅能盛开一人，上面坐着十五六岁的女孩儿，大辫子乌油油的，手拿玩具般小巧的双桨，整个儿像个拇指姑娘，在荷花丛中，不辨人面花面，一阵风似的，突然出现、再慢慢隐去，脆生生吆喝着卖花。船儿撑起了一家又一家的生活，也养育了一批批健壮的划船汉子和妩媚船娘，曾形成“隗、刘、赵、周”四大家族，留下许多与湖有关的故事，至今仍是老济南口中津津乐道的传奇。有心人将其中的一段敷衍成电视连续剧，红遍大江南北。去年还有女学生专门来济南，到大明湖畔，来来回回打听，找乾隆皇上喜欢的船家姑娘“夏雨荷”呐。

大明湖，一网撒下去，拉上来的都是故事。

由于水温较低，湖内蛇不见，蛙不鸣，为世人常常提起的轶闻——确实是很怪异的事情，新开发的大明湖景观部分也有许多水景，但傍晚去玩，常听见蛙鸣，散步到大明湖边，就静悄悄了。近几年，大明湖的禽鸟渐渐多了起来。一面烟水，荷花香遍，偶有红鲤一跃而起，野鸭成群拨水闲游，小脚掌一顺边儿地向后伸着，几只白鹭驮着夕光，在红彤彤的湖面上，矮矮地飞。

湖面琉璃千顷，几乎占了旧城的四分之一，简直跟海没什么两样。而如今的湖面虽较古时缩水了一些，一眼望去，仍大得心胸“啪”地就打开——它西南圆润，向东北延长，再慢慢圆润收起，如同一个大大的楷体顿号，被不知哪位大才子一笔甩成。你愿意将它看成济南的心脏也不是不可以——确切地说，它就是。

大明湖其实并不美得叫人透不过气，当属那种“第二眼美女”——乍